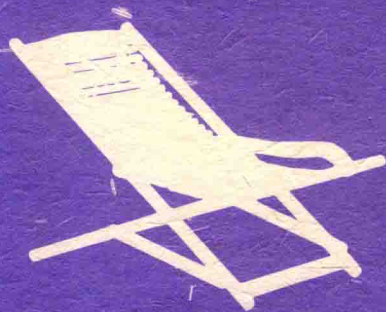


上海壁角落

壁角落里有好货。上海开埠一百七十多年，现在再来讲老上海轶事，本来就是一桩索隐钩沉的事情。就好像上海老太太，样样物事都宝贝，都要包包好，囡囡好，东塞塞，西塞塞，以备不时之需。真到要想着派用场了，却横翻竖翻翻不着，东寻西寻寻不见。蓦然回首，那物事却在壁角落里。

畸笔叟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
畸笔叟

著

上海壁角落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壁角落 / 畸笔叟著. --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535-0780-4

I. ①上… II. ①畸…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4936 号

发 行 人 冯 杰
出 版 人 姜逸青
责任编辑 黄慧鸣
装帧设计 叶 珺

书 名: 上海壁角落
作 者: 畸笔叟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 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200001 www.ewen.co
印 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7.125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一版 201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535-0780-4/I.246
定 价: 28.00 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4366274

自序

上海开埠一百七十多年，现在再来讲老上海轶事，本来就是一桩索隐钩沉的事情。

就好像上海老太太，样样物事都宝贝，都要包包好，园园好，东塞塞，西塞塞，以备不时之需。真到要想着派用场了，却横翻竖翻翻不着，东寻西寻寻不见。蓦然回首，那物事却在，壁角落里。

所以，“穿堂风”也刮过，“野狐禅”也谈过，“小日脚”也讲过，剩下来的，都只能是从“壁角落”里翻出来的。

壁角落里有好货。君不见，随便啥人家，金银财宝、字画古董、现钞存折，都不会摆在明处，而是藏于各式各样的壁角落里的。还好，上海就是我的家，我是大鸣大放地翻找的，毫不心虚。遗憾的是翻出来的还太少，还要继续翻。

顺便感谢黄慧鸣的玉成，以及十年来在网上不断鼓励我写上海的朋友们。

2017年5月

目录 001

003	街之角
007	梦回淮海路那个最后的街角
014	八仙桥到底在啥地方?
018	依生在啥个里? 长在啥个里?
022	国庆节做啥? 人民广场看焰火去呀!
025	公园门口“插蜡烛”
029	我在“开瑞”买衣裳
029	石库门改造仅余空梦

033

035	家之角
039	到底“搭界”不“搭界”
043	娘舅, 在上海话里究竟有几个意思?
048	上海弄堂里的“上岗培训”
051	“外婆桥”是哪座桥?
054	“黄伯伯”与“唐娘娘”
057	上海话里的“老爷”和“二爷”
061	婚姻和小笼馒头、钥匙与锁及肥皂
066	那一年的“六一”儿童节
069	一件小事
069	我扎过一回兔子灯

073

■ 食之角

- 075 偷小菜吃，依小辰光有过哦？
- 078 厨房里的上海话动词
- 083 肉要切得厚，才算有派头
- 087 酒国良谟：老上海的吃酒须知大全
- 093 春笋？冬笋？毛笋？竹笋？烟笋？闽笋？
- 097 过年食物的“讨口彩”说法
- 102 连云路上的“共和锅”
- 106 “包脚布”和小馄饨
- 111 “烂煨三鲜汤”到底是个什么汤？

115

■ 风之角

- 117 炮仗妹，我们终于说拜拜了
- 123 上海男人拎包趣闻
- 128 猢猻出把戏
- 131 蒋家花园里的桃树不见了
- 135 上海真有个“叉袋角”

139

■ 语之角

- 141 “滑头”与“滑脚”
- 144 “盘趺猫猫”小考
- 147 “拿弗出手”啥意思？

150	为啥要叫“面孔”不叫“脸”？
153	啥叫啥“穷人先出世”？
156	百年前的老上海歇后语
163	百年前的上海街头对白
166	“落帽风”还是“绿帽风”？
169	“甯多老娘钿”是啥意思？

173 | 词之角

175	上海话里的“三字经”
181	称呼人体部位的“三字经”
183	宁波话里也有“三字经”
186	宁波话里还有“二字经”
189	相、白相与白相人
194	谈谈上海话里的“筋”
197	盘点带“洋”字的上海话
202	宁波洋泾浜小调

207 | 歌之角

209	沪语新山歌：叫依一声阿六头
213	沪语新山歌：想起阿拉小辰光
216	沪语新山歌：隔壁阿王老滑头

街之角

梦回淮海路那个最后的街角

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那天下午去了一趟淮海路陕西路口，看到西北角上的沿街房子也终于被悉数拆光，晚上的梦里都是淮海路。

叫我如何不梦她！

襄阳路口全拆光，连九层的高塔公寓也不留，总还有襄阳公园在；

茂名路口全拆光，连转角的老大昌也不留，总还有国泰（Cathay）大戏院在；

瑞金路口全拆光，连泰山文具店也不留，总还有爱司（Estrella）公寓在；

重庆路口全拆光，连“淮国旧”也不留，总还有培文（Bearn）公寓在；

但是，陕西路口，你什么也没留下。

这个十字路口，承载了多少上海老吃客们的梦想。

我小辰光住在淮海路常熟路那里，一有空就要去兜淮海路。所谓兜淮海路就是要往东走，因为常熟路那里虽然有永隆、金门、留苑、红玫瑰，还远不够热闹。

东湖路口的天鹅阁其实也不算数，孤零零一家。总要过了襄阳路，淮海路才开始热闹起来，各种食物的香味也飘过来。

最先闻到的是饺子香。高塔公寓旁边就有一家天津馆。

然后是蛋糕香，钱家塘外头就是上海食品厂；再过去是奶油香，转角上是大名鼎鼎的万兴食品店（后来的第二食品商店），老早要买一块一块的白脱（butter），必然要去万兴。

从万兴转弯朝南，贴隔壁就是广帮馆子美心酒家，直到1990年前，美心酒家一直是徐汇区首屈一指的好饭店。以前徐家汇一带根本没有什么像像样样拿得出手的饭店，要认真请客只好去美心。就从全市来讲，除忒南京路小新雅，广帮馆子里，美心也是好算算的。

记得1980年代中，我的一位插兄，老高中生，人称老克勒，因为无法直接返沪，只好辗转先去了河南洛阳拖拉机厂，那年混得个上海办事处的职位，总算回来。为了表示一下，就请我们几个吃一顿。家住虹桥路市民村，为了请客上档次，还是跑到美心来。

我那时好像已经混入媒界，便由我来点菜。一客蚝油牛肉只卖八角，四个人四冷四热再加一瓶酒，不到十只洋。

可惜现在变成了IAPM里的PRADA了。上海闲话“啪啦嗒”，梦全掉地下，碎了。

出了美心穿马路，就可以闻到水果香。

说起东南角上的公泰果品店，名气也是响得很。尤其热天里卖西瓜，队排得老长，一人限购两只，如同现在买房子。想要不排队也可以，你要拿出医院证明来，要么屋里人高烧不退，要么干脆已经那个，都可以得到照顾。反正斜对过就是淮海医院，有本事你也叫医生去开一张，否则请排到后头去。

如果鼻头好一点，还可以闻到小笼馒头的香。东面不远处就是著名的霞飞坊（后称淮海坊），弄堂口就有小笼馒头卖，据贺友直老先生讲，这家的浇头面也不错，我没吃过。我只吃过他家的小笼。不过店名居然记不起来，倒也蛮难为情的。

现在变成人家巴黎的春天了。春天总比夏天冷。

从霞飞坊穿马路朝北，就是现在地铁口路演的那块空地，老早有一家湖北特色的点心店，叫做江夏点心店。上海有湖北特色的店向来很少，现在也不多，尤其开在大马路上。

据说此店开于1950年代初，原因是当年华东局（领导包括上海在内的六省一市党委的）有个书记叫魏文伯，是湖北人，为了让他一解乡愁，就开出来了。

所以上海老吃客们很早就晓得武汉豆皮，还有乌龟汤。豆皮真的也很香。我的印象里，江夏还经常排队呢。

现在变百盛了。上海闲话读起来，也可以是“不剩”。

终于要说到最近才拆光的西北角了。

饺子香、蛋糕香、奶油香、粤菜香、水果香、豆皮香，总也没有野味香。

原来这里朝东开过两家点心店，其中一家就叫“野味香”。

我看到的“野味香”并不卖野味，而是以馄饨著名，当然也有炒面有春卷。早上人山人海，晚上也人山人海。我曾经写过一篇《当年我们吃馆子》，讲怎么抢位子买筹子等位子，那些场景都来自“野味香”。

当年谈个恋爱，无非是请看一场电影再吃一顿夜点心。这附近就有三家电影院，西面东湖，南面上海，东面国泰，都只隔一条横马路。夜里第四场散出来，男男女女都要填肚皮。“野味香”开得晏，生意最好。

当然年纪轻火气大，加上都有自己的女人在身边，打相打也是常常有的。

“有本事阿拉到隔壁弄堂里去弄个明白，依来呀！”

隔壁是陕西路222弄，么二贼角，四通八达，好打好逃，没有警察。

“野味香”隔壁还有一家宁波汤团店，生意也不错，甜的四分一只，咸的五分一只。来的多是老顾客。

“两甜两咸！”“全咸！”外埠人听起来像接头暗号。

有的干脆：“老规矩。”啥个老规矩，跑堂肚皮里色色清爽。

四只起买。小姑娘两个人拼一碗也就算了，男人家拼档就不作兴，要吃跑堂白眼的。

其实，这个十字路口，除了吃食店，还有许多名店。

比如美心隔壁的东方体育用品商店。一帮体育迷，没钞票买，趴在柜台上看看也好的，一趴就是半日，真要买的人，轧也轧不进去。

市体育馆，沪上唯一的回力球馆，多少男篮女排国际比赛在这里举行，一两角洋钿一张票，看得激动啊。1972年在漕河泾造了只万体馆，这里就变成卢湾体育馆了，没劲。

公泰隔壁的六一儿童用品商店，也是名店。很多个子娇小的女子，廿多岁貌（接近）三十岁了，还去那里买大号或特大号童装穿。

还有“野味香”对过的利闻无线电行，与襄阳路45路站头旁的树德无线电行以及四马路湖北路的青少年无线电行，那都是当年装矿石机装半导体的无线电爱好者们的乐园。有一段时间，几乎每个礼拜天，我都跟着我大哥这么转悠，也是一趴半日，一讲半日，并不是真的要买只三极管二极管或者电阻电容回去。

如今，这一切，都只在梦中。

喂，你把最后一个街角也拆掉了，淮海路的灵魂将安身何处？

八仙桥到底在啥地方？

很小就晓得上海有个八仙桥。

外婆家在南市，要乘2路“铛铛车”（有轨电车）去，有一站就停在龙门路上，不过卖票员总归喊：“八仙桥到了！”

印象中这是一个闹猛地方，尤其是礼拜天。电车一从淮海路上转进去，司机就不断地用脚踏铃，“铛铛铛铛——”，上街沿下街沿挤是人，电车轨道上也是，只是听到铃声才慢慢闪开。

那“铛铛车”，很像春耕时的一把犁，铧开了黑油油的沃土——那时的人们多穿蓝黑衣服。

不过，那么多次来来去去，却从来没看见过桥，更没有看见过八仙。

好奇了，就会问。问了，才发觉大人们的回答总是支支吾吾，有的说那桥原来在龙门路金陵路口，有的说在西藏路金陵路口，也有说在西藏路淮海路口的，莫衷一是。反正上海的很多马路都是填河造成的，河没了，桥也就没了。

还有一种说法，说根本没有什么八仙桥。以前云南南路叫“八里桥路”，七传八传传成了“八仙桥”亦未可知。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一圈兜下来，竟是悠悠几十年的光阴。

我终于又有好奇心来问，八仙桥到底在啥地方？

这几年，写写老上海成了一桩时髦的事体，人人轧一脚。浩如烟海的写老上海的书籍文字里，我依然找不到那座桥，更找不到八仙。

最近巧了，礼拜天偶然去趟文庙，居然只花了十块钱就淘着一本好书，我终于在那本书里找到了八仙桥所在位置的线索。

我相信这里的线索，是因为这本书竟然是上海市公安局户政处于1989年编成的。简单地说，一百多年前，有居民住在一条叫“八仙桥路”的地方，登记户口时，有名有姓有弄有号，白纸黑字，从租界当局一直传到现在的派出所，不可谓不牢靠。

初读时，我觉得书里也有些细节不够准足，下文会提及。

这本书对“八仙桥”的描述是：

金陵中路与西藏南路和龙门路交会处一带。以此地原周泾河上的八仙桥得名。

有一张1944年的地图干脆就把“八仙桥”三个字写在了麦高包禄路（今龙门路）和恺自尔路（今金陵中路）的十字路口。

不过周泾并不流经这里。

周泾本是老西门郊外的一条南北向的河，北通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南连肇嘉浜（今复兴东路），1914年被填河造路，叫敏体尼荫路，后改为西藏南路。

那么八仙桥就该在西藏南路金陵路口或者西藏南路淮海路口了，那为什么当年的大人告诉我时是那么的确定呢？

再来看龙门路。

上世纪末，淮海路南侧造了个“连卡佛”，把龙门路给腰斩了。我小时候，龙门路是穿过淮海路继续往南的，淮海路龙门路十字路

口有一幢标志性建筑，那就是恩派亚大戏院（嵩山电影院）啊。

那么好的电影院说没就没了，我是记恨的。就像南京西路的夏令匹克电影院（新华电影院）说没就没了我也是记恨的一样。

却原来，龙门路北起武胜路，南到桃源路，1865年就造好了。不过，直到1900年，法租界的西边只到周泾（今西藏南路），因此龙门路属于“越界筑路”。

法租界当局要提前越界在周泾以西造这样一条斜斜的路，是因为如今的淮海公园，原来叫外国坟山，最早叫“八仙桥公墓”，而龙门路的俗称就是“坟山路”。

不过坟山路却并不直达坟山。真正与外国坟山（今淮海公园）连通的是东西向的桃源路。

终于要来查看这本书里关于桃源路的说明了。

东起西藏南路，西迄普安路，1889年筑东段，曾名八仙桥路。1902年筑西段，初名闽江路，1909年更名爱来格路，习称北诸家桥。1946年合并后改为今名。

八仙桥，终于出现了。

据此，是不是可以推断，八仙桥不大可能造在恺自尔路（今金陵中路）与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之间？也不大可能造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与宁波路（今淮海东路）之间？而极有可能造在八仙桥路（今桃源路）上？或者说，八仙桥路（今桃源路）修筑在八仙桥的东侧或两侧？

也就是说，八仙桥的位置会不会在如今的桃源路横跨当年的周泾（今西藏南路）的地方？

这本书关于桃源路的记录有一点小小的自相矛盾，即桃源路并非“东起西藏南路”，在周泾的东边还有那么一小段。众所周知，原来的南市区和卢湾区就是以西藏南路为界的。同一本书里，在记录门牌号码信息时也这么写：

门牌：单 37—71，双 50—66，（属）南市（区）小北门（派出所管辖）。单 73—167，双 68—188，（属）卢湾（区）济南路（派出所管辖）。

现在似乎只剩最后一个疑点了。

即八仙桥路究竟只存在于周泾（今西藏南路）之东，还是八仙桥路在八仙桥的两边都有？

我倾向于两边都有。

从修筑年份看，东西两段都在 1900 年前筑成，都属于越界筑路。与龙门路一样，也是为了方便法租界的人们去外国坟山（今淮海公园）；不过，既然龙门路筑成在先（1865 年），那所谓的八仙桥路的东段会不会接通龙门路呢？不接总有点说不过去。

可惜的是，八仙桥路的名字只存在了 20 年，1909 年就改成了爱来格路。再过 5 年，也就是 1914 年，周泾被填，八仙桥也不复存在了。

正所谓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八仙桥和八仙桥路没有了，龙门路金陵路一带却因八仙桥而声名鹊起，近悦远来，成了沪上颇有名气的商圈。

1937 年前后，沪上最著名的布店“三大祥”有两家都在八仙桥开出分店（另一家信大祥没来过），协大祥和宝大祥几乎是并肩而立，共同繁荣了将近半个世纪。

“50 后”的男男女女当年谈朋友，恐怕都去过八仙桥的这两家